

云：“如来往昔为菩萨时，在所生处聪明多智”。多部《阿含经》都提到弥勒菩萨的故事，如《中阿含王相应品说本经》第二，《增一阿含》的卷一、卷十九、卷四十四等。可以说，四部阿含都有大乘佛法的相关内容。现在斯里兰卡南传巴利语三藏中《小部》的《本行藏》收集的三十五个本生故事，即菩萨各种波罗蜜行的事迹，与汉文经典中《六度集经》等菩萨本缘的内容相似。

认为大乘佛教从大众部分化的说法是存在问题的，据《大唐西域记》等记载，上座部中也分大小乘。绝大多数学者认为，只有小乘才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，由此衍变成十八部或二十部，大乘是不分上座部和大众部的。从有关文献记载看，上座部并不只是小乘，大乘也有上座部。《大唐西域记》多次提到“大乘上座部”，如卷八载：“摩诃菩提僧伽蓝僧徒减千人，习学大乘上座部法”，《续高僧传》卷四（玄奘传）和《释伽方志》也沿袭使用了“大乘上座部”，如《释迦方志》下说羯陵伽国“寺十余，僧徒五百余人，大乘上座部。”但对什么是“大乘上座部”无明文解释。摩诃菩提僧伽蓝是僧伽罗国（锡兰，现在的斯里兰卡）王以重宝献印度王在那里建立的，而僧伽罗国开始尊奉大乘上座部。如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十一载，僧伽罗国开始唯宗淫祀，佛去世后第一百年，阿育王的弟弟摩醯因陀罗来到这里，弘宣正法，从此以后佛教日盛，主要遵行的是“大乘上座部法”。后

二百余年分成二部：一部是摩诃毘诃罗住部，排斥大乘修习小乘；一部是阿跋邪祇厘住部，同时修习大小乘佛法。可见，玄奘认为锡兰佛教开始就是大乘上座部，后来才分裂的。

锡兰佛教史文献《大史》认为，起初以摩诃迦叶为首的大长老们进行的正确结集，被称为上座部结集。在最初的一百年中，只有上座部一派，以后才逐渐产生了其他的学派。参加第二次结集的长老们谴责的恶比丘，共有一万人另外建立了名为大众部的学派。但《大史》中又记载，阿育王子摩晒陀是在锡兰传播佛教的第一人，他传来的也是阿育王化的佛教，这与玄奘法师的记载是一致的。玄奘之后，义净又去印度求学，写了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。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记载：“师子洲并皆上座。而大众斥焉。”可见，佛教传入锡兰时应该是以上座部为主，阿育王弟弟传入的当是大乘上座部。

现代出现的一些考古文献也说明大乘佛经的出现并不比小乘佛经晚。比如新疆出土的写于西晋元康六年（公元296年）的大乘经典《诸佛要集经》。据称日本佛教学者松田和信在巴米扬遗迹中发现包括了被认为是2至3世纪期间抄写的大乘佛教经典之一的《贤劫经》，经文抄写在椰树叶上，经书使用的是从北印度至中亚广泛使用的犍陀罗俗语。

大小乘佛教盛传的先后不能说明起源的早晚，逻辑合理性和历史证据表明，二者几乎同时形成具有更大的合理性。

## “人类宗教与社会发展 心灵与世界公民”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举行

本刊讯 2008年6月23至24日，由香港教育学院宗教教育与心灵教育中心、香港教育学院公民教育中心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主办，香港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协办的“人类宗教与社会发展：心灵与世界公民”学术研讨会在香港教育学院举行。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、南京大学、上海社会科学院、山东大学、北京大学以及港澳地区学者、教界人士40余人出席会议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张新鹰，巴哈伊教研究中心主任吴云贵、副主任周燮藩，香港教育学院宗教教育与心灵教育中心副总监王秉豪、陈贤冰以及巴哈伊教亚洲际顾问团委员罗兰、香港巴哈伊教总会主席方玉兰、澳门巴哈伊教总会主席江绍发等出席会议。会议收到论文20篇，围绕个人信仰与社会道德、灵性教育、宗教团体与基层社会服务、宗教与政治、宗教民族与国家、构建新世界秩序等主题展开研讨，与会者从各自学术研究领域阐明观点加以论证，不时引发热烈讨论和问答互动。此次研讨会是巴哈伊教专题研究系列会议之延续。（于光）